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儁

謄録監生臣閆逵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六

藝文三十五　辨　贊　頌

唐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䟽䟽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象耕鳥耘辨　　陸龜蒙

世傳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形端而

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濵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得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敺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

吾亦不能變其説

元

晉恭世子申生辨

靳榮

古之賢者不幸而處君臣父子之變茍有定見以決之身後之毁譽所不暇計也昔驪姬譖世子申生以大逆獻公信之遂殺其傅杜原欵殺其傅是將殺世子也故懼而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公安驪姬是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又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縊嗚呼申生不惟愛其君親而又念及驪姬之子以至於國家不賢而能之乎欲亡於他國而又惡被此弑君之名不若死之為愈也若夫身後之毀譽而又何暇計之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曰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聖人所以罪其父而傷其子也今之

論申生者或有答之之辭不知據於何書說者曰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陷父是以名稱爵號為襃貶也春秋據實事而直書善惡自見凡書鄭伯許男宋公者此已定之稱也若專以名稱爵號為襃貶此又非聖人所以作春秋之義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此善惡之彰明較著也今不遵經而臆為之說或信世儒穿鑿無稽之言而為之襃貶聖人之志果如是乎衛太子伋不逃父命與申生之事何殊焉然而太史公傷之而不答

之此言之昭昭而不可掩者後世亂臣賊子聞申生之風者必有怵惕之心是以有功於萬世也又安得而咎之獻公之世卿大夫之賢者不為不多矣未聞有一言而釋其寃者嗟夫祁奚叔向不生於此而生於彼宜乎申生不能免於死也

辨史皇氏　羅泌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

蒼頡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傅元皇甫謐等遽以為黄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黄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説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説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官爾史豈今之所謂史乎

哉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徽號伏
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黄之前豈能至黄帝而始制文
字耶此崔瑗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
之帝者為得之矣雖然三五厯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
其足信歟書疏張揖書云倉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列史皇氏則知揖書為有據者
衛氏慎到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粤復訂之春秋河
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黄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為

倉頡羲為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諦倉頡之為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埜堮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昔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

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末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考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及見則自無懷而上既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得云人臣之號哉

堯舜禹非謚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患也夷益弃羿皆名也而夷弃獨以官稱虞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羿泊益何為以名著耶古之人要不為是拘也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為之名矣復以放勲重華文命為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勲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為謚鮮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謚出黄帝然實出於周

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羼入之葢始于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

舜曰咨汝禹汝弃汝羿是果名也若以為謚則弃羿垂益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鯀在下曰虞舜是豈鯀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為名其受

命於尊者而放勲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勲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繼明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勲乃徂落放勲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

為無所本矣說者又曰放勲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為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以類言之則允迪當為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禹臯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敘書者之曰也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此史官之曰而祗承于帝曰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于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爾故

禹復之曰俞斯可哲矣惟協于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寛之寛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為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或曰孟子為信則諆蓋都君皇甫謐既以為舜之字矣奚為廢之則又非也揚雄韓愈李翺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爾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抑又論之名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

也名有五以德命爲義斯之謂矣嗟乎堯舜禹之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爲號謚緣天以誄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耶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果足以作聖歟則惟曰放勲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茍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毁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昌聞以

號謚繁多之為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其為不遜昧去就也甚矣

明

河源辨　　王　鏊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客有問

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葢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曰鄂端諾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歴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濵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

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廼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並千西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

黑水出馬兩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

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大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瑶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

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
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
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
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
崑崙之上有禾木珠樹玉樹玄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
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麗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
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
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

果非一乎崑崙之逺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于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不得不為之辨

禹甎辨　王翰

夏治西去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為村村民掘地
得瓴方尺餘而中畫為一十二方方容一字以篆書之
其文曰海内勛臣歳豐登穀路無飢人雖累千百不異
人傳謂禹所陶者人人争寳之或至千里易以重貨苟
得以為厚惠將以遺人難事可濟元末多事夏當衝要
使臣絡繹至縣則求於縣官縣官亦責於民於是上下
病焉當時名公巨儒無有辨之者豈非愛異好奇之過
也哉予竊為辨之按書斷之字起於蒼頡之鳥跡書也

歷至禹亦不能不小變豈容有篆哉篆始於周宣王史籒之所為今以諸石本考之尤為明白今遂以篆為禹時書此不可信者一也詳其文義膚淺又不類謨謀之古雅此不可信者二也難者曰禹臣舜出處必有同於舜者陶甄之事豈非同於陶河濱之事乎曰舜禹聖則同出處貴賤有所不同何則瞽瞍為匹夫而舜為之子且不得其親其窮可知耕稼陶漁之事不得不為也鯀者堯之方伯禹為之子以父為方伯子為陶冶可乎此

不可信者三也禹都安邑是城即禹都也既稱都必舜崩而禹即天子位矣安有為天子而為陶冶之事哉此不可信者四也觀其文皆紀德頌功之語海内勛臣之稱以君施於臣可也禹豈可以自稱為臣而謂有功於海内也哉此不可信者五也又曰稱臣者謂之益也如後世券文誓辭之謂也曰以當時考之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未嘗有此豈至禹獨為之乎乃春秋秦漢之所為三代豈有是哉是不可信者六也又按史記禹即位一

年而薦益於天後七年而禹廵狩而崩禹在位時益未有所為也詎可以海内勛臣虚美之乎觀於孟子可知此不可信者七也謂用之於葬瓦棺紙衣木必為瓴甓之侈勒銘藏之乃東漢已後之事今瓶散在四野不一處得之竊疑故城與司馬公墓近當時葬公之時必陶於近處用之餘者既無所措則必瘞之詳于文義字畫頗近似之不然何不見于宋之前而得于宋之後何不聞諸載記而謬於傳聞其不為禹時也必矣予姑辨之

以解後來之惑

國朝

王恭襄立朝辨　李中馥

詮品於後原以傳信非以傳疑衡品於前不可過疑不可過信有顯功者隱慝不必捜也有大疵者積勞尚可贖也原邑恭襄王公所歷事者武廟肅廟多事之朝也公宗社是安勳業爛焉參之前代未易多數何通紀所載有善結權奸之書耶檢卷至此不能不致辨焉云按

刺劉瑾賄瑾記室每帖至逸之即還瑾伏誅朝臣各有名帖公獨無云公素暱朱寧銜彭澤澤惡寧每聲辱之公語寧不信匿寧屏後以言激澤令詈罵之以實其語云歷朱五載公孫三進寵錫之靈與援之力也嗟哉王公似無説以處此矣余謂伎倆精於逢迎者名利所由迫心術攻乎穽陷者事業向由隆公名利之情最淡事業之肯最隆檢卷至此惡能禁余之不致辨也翻覆深求覺媢瑾投刺固矣賄行帖返得乎瑾之記室瑾之心

腹爪牙也為瑾自甚於為公初求返帖尚可適然付之至次至再而疑心生矣念帖必求返是誠何心哉明明慮已之禍及計瑾之敗露此情識透不唯弗應必將挾公為奇貨如予所見魏璫左右於最無影者揑為方景陽之符咒絕不涉者羅為顧同寅之擇齕擁要地獲厚實瑾之記室獨不能計及此也此予之所以辨也寧澤之事陰借劍於寧陽市交於澤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事即涉真胡所紀者有屏匿朱寧與寧使在

坐之外耶屏匿真在坐誣矣在坐真屏匿誣矣一事既各載之不同兩紀果何從之是確此予之所以辯也朝廷九天九淵之升墜恩威原自不測公不五載而三進公孤或出聖意或出權奸是未可知觀文清薛公之參知政府知者言宜為拜酬薛公曰焉有受爵天朝而拜恩私室者乎不拜因而落職公之寵錫果係權奸自酬拜之不遑如不酬拜必斥逐之不寘此予之所以辯也通紀所書胡為哉予有說焉從來才者忌功者忌敢任者

忌有一於此忌所不免公則備焉公評邱文莊衍義補謂能博不能約邱公間世之英尚以此評況邱公右者是才為人忌宸濠不軌中外俱無人色公獨自如必待諸臣遑遑莫措公徐曰贛撫王伯安久任上游正候寧變數日可以授首果如所算衆雖共服衆實共嫌是功為人忌至土魯番之降花馬池之復陝西一邊其功已立三邊奏議言言碩畫諸鎮要害攸分當事功罪立見惟社稷克承擔當不避是敢任為人所忌況與首輔廷

和楊公甚左疏劾楊公可斬楊公内恃迎立之功外恃門生故吏之衆親恃子升菴公鼎望文壇於紀聞見而秉筆者何難於託也公飭躬太方居心太刻不喜南人紀聞見而秉筆者又無俟於託也安見通紀之書不出於此者就逆濠一案公之人品心術更自昭然濠初葷金長安結識大臣之有望者輒數千金壽無不腹果公毫無所染其淡於利者如此後濠擒叙功王文成自疏追狐逐兎者臣發縱指使者瓊公若留心世務可得公

獨不攖心其淡於名者又如此若是乎誣公者之即可
以楊公解也楊公善誣人者也梁公厚齋何如人哉尚
以復讐衛誣之矧與公有銜乎乃善誣者之慣以誣行
也若是乎為公陷澤之即可於彭公求也彭公善陷人
者也㗖薛侃以上疏指夏言以起草令侃備極諸刑欲
以鍛鍊成獄致夏言不甘與張孚敬排入殿中閣者不
納上意稍悟次日復審令孚敬不親鞫所空坐閣中夏
公之寃始白激罵之狡何異㗖疏之狡匿屏之工不殊

指草之工乃善陷者之慣以陷行也楊彭原一氣之歎王公受兩衝之敵余檢卷至此安得不惓惓致辨也晉學使益軒呂公以此單公鄉賢從祀太原諸公具呈曰在文成尚錫三等之命圭豈恭襄不保一爐之香火呈入復迎從祀余勒是辨果可焉人人為投杼之信也可即否焉人人為弓影之疑也亦可同聲之和不欲續之是則余之為余而已矣續史者參之

五穀辨　朱彜尊

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
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
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
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
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
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
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

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葢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葢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葢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説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楚遂許與之葢百里奚在秦五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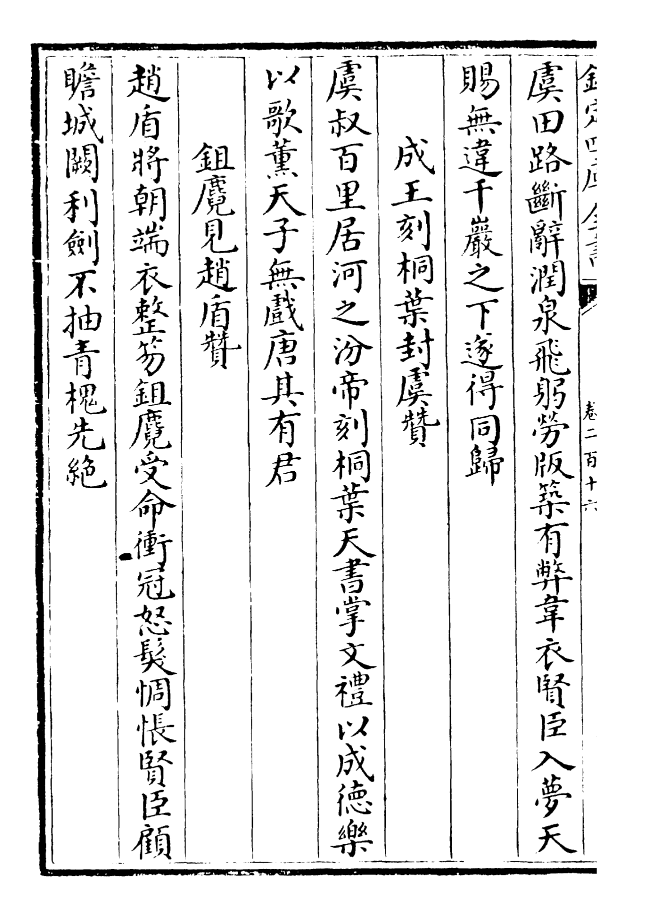
素所被服繆公處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穀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

北周

黃帝見廣成子贊　　庾信

治身紫府問政青邱龍湖鼎没丹竈珠流踈雲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武丁迎傅說贊



虞田路斷辭潤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胥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成王刻桐葉封虞贊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鉏麑見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唐

聖應圖贊　　張九齡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於上黨也或托數於雲物或効靈於卜筮天之意旨丁寧垂象惟恐後時而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挺走馳騁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而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爾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此葢天福

海內地降聖迹以瑞非常之后以決如神之策至於再三明必信耳

蒲津橋贊　　張説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黄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輳必由是也其舊制横絙百丈連艦千艘辮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氷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峥嵘塞川

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擬或捉或磨或切絙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什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於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蕆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鎖

鎔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潭鎖以持航牛以
縶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
奔澌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
四吉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
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
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
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
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裴旻將軍射虎圖贊并序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於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

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彀弓烏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元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横絶漠策匹馬陷重圍摇轆轤而百萬洞開驅槖馳而沙場一埽聲振北狄氣懾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厲食邊鄙甚於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鎩曰賈子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甝虪烈烈騰逝

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彀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反視咫尺旋蹤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疊四中皆没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腹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却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内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於獨其為易也若獵狐兔聯鶖鶬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慝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

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肩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慹畏威不敢南牧廟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為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於將軍神勇非為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憬彼山戎噬我封畧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氓懍懍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斃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讋矍矍虎反如鼠威武

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甃紛紜枕籍據鞍遥叱揮篹逆擊閉目枕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為騰塞草亦赤卞莊偯鬬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為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猿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来降收闔罷侷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贊并序

呂温

梁公以武氏簒盜國命如綴翊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恥履大險聳節振美以持世心閑髙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力雖盛莫之敢闚周復為唐繄公是頼後代昧者頗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容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廬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攄憤而讚之詞曰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迹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横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闓闢有期命先我時乃建國本代天張

機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麾
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穆若清風凝然宏規凡
為臣者可不度思

高申公士廉贊

維岳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矢孝友因天德為邦基行
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誕天配婚媾
之中雲龍潛會建功南海廓戎無外諫武撥亂弼文開
泰遏彼庸蜀薦鍾澆季文翁之化皆埽於地申公攸徂

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㥎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勲理冠羣吏全才大器於鑠厥懿

唐莒公儉賛

歲寒隂凝氷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猗歟莒公王佐之才間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勳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勲

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畫鵰贊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鷙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翮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卽不離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

骨活神采著形始知造物不必肖真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鬭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三賢贊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其有贊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

夷阻關百千年社稷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穆員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虎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咺中来菁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

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爲頌俾凡令之人色斯而覩輿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焉山爲具瞻表師尹之重焉贊曰赫咺人望時維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偉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五代

李衛公勲德贊　失名

有隋之末羣盗熾熱帝震怒發太白照野將有聖人兵

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蟜蟜從此奮跡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汝傑奉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刈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鑠雪應鼓如截遠如荆巫險若江湖强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昌瞻鐵山巉巉

宋

狄梁公贊　　范仲淹

天地閉孰與闢焉日月蝕孰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又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鶱遡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廹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

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千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司馬温公像贊　朱熹

為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凛然可肅薄夫

武安王贊　黄茂才

氣蓋世勇而强萬衆中刺顔良身歸漢義益彰位上將威莫當吴人詐失不防質諸心吾何傷嚴廟貌爵封王

佐我宋司雨暘禱而應弭災荒名與澤蒙衆長元

華池廟賛　　李天喬

神之乘龍兮來自穹蒼巍然當座兮萬夫瞻望聽視臧否兮秘密難量禜之即應兮淑靈孔彰覩其功德兮炳日之光仰其廟貌兮白雲之鄉觚稜崔巍兮鳳舞帷幕森陰兮龍藏崑山之石兮玉為礎豫章之材兮虹為梁俯瞰井邑兮下土宮移兜率兮上方司曹居職以匡輔

兮兩廡分列以鴛行夜有幽冥之刑兮揺金鐵之鏗鏘
民皆得其露宿兮竄貪饕之豺狼山鬼號泣兮月滿長
廊徒隷怪狀兮呵禁不祥神儀莊肅兮畏以秋霜歲祀
豐美兮濟濟皇皇咸被其祐兮百沴自禳事之千載兮
壽隆而康至元二十七年孟秋下旬三日

明

司馬温公像贊　　方孝孺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時未可為萬

鍾不受時逢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
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
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寒竹贊　　　　　　　　　　桑拱陽

有斐君子厥德有四吾欲友之結盟終始中虛而靜外
直而堅亭亭獨上勁骨參天吾友爾賢疎圃栽培夜氣
滋長既中且和清風透爽吾友爾養未出有節上達彌
高雨雪晦明獨立不撓吾友爾操應蟄而起遇屯而止

棲鳯為龍簫韶時至吾友爾時竹溪六逸弊鄰於狂恐玷爾琳瑯竹林七賢病流於放恐負爾堅剛資爾全德對我芸窓日新月盛杏雨蓮香

松風贊

習静山齋歲寒尚友彼美君子周旋良久大冬深雪霜操黛色森森千丈孤苦皎潔友爾高節古致臨風鶴舞琴鳴踈濤滴翠緑蔭滿庭友爾風清鬱鬱葱葱干霄持正清廟明堂為梁為棟友爾品重蓬蒿被困大夫僾封

何加何損四序常青友爾德恒啖松茹柏病類於元賴有爾繩愆執松談柄亦墮於禪幸有爾矯偏貞我素志法爾靜專尼山在望檜柏同堅

王虎谷三立祠祀鄉賢贊　閔煦

英敏豪邁廉靜剛方學傳古今道期賢聖屢疏弊政觸權要而氣不撓再秉文衡畫禮儀而士以奮多方教誨感服於六館之情惓惓意拊循造施夫一鎮之福惓惓忠愛之忱赫赫才德之華

曹月川先生贊　　薛瑄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耀日新

王瑞庭先生像贊　　倪元璐

腹五車書既試為吏則亦匪廚腰五斗令能和其民則亦匪磬亦不黃耇峴山之碑則是其壽亦不顯位西平有子則是其貴淮清王寧郭璞筮之三槐列庭吾告王子爾考爾型夙夜敬止

郭林宗贊并引　孫繼魯

先生大都高蹈中郎備矣乃身栖白屋心在彤庭殄瘁有嗟中郎無述良以後漢傾頽磐石揺動退抑邱壑進室經綸委質未通聘珍得已如胃居鼎宰物攬轡分符既正君臣莫逃天地横流砥柱豈讓諸人獨憾丹書約泯白馬盟寒英雄異延攬之秋黨人丁禁錮之會芳香蕪穢氛祲彌漫東已失明西何得吉斯是留神載籍啓發友生馳譽當年流芳後世豈先生之淵意哉惟中郎

之作碑銘屬時方重忌諱詞雖麗則意遂沉淪俾先生
大隱弗明致後進長思靡定假以全身為是則龍逄比
干失在夏殷若謂濟世為非則長沮桀溺賢於孔孟先
生有道夫豈懵然固知見幾正憂國也爰述贊曰嗟哉
先生逢時讒慝鳳伏鳧翔颷回霧塞煉石無補杞國徒
憂辟舉托疾肥遯靈修巖穴栖栖經生比比明哲葆光
矯强不已敷求漢庭董子其人或出或處易地同神

前將軍漢壽亭侯贊　　　　王世貞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憾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雷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嗚呼簒漢者瞞也成瞞簒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吭於前而不虞奸於腋七軍甫濟六師遂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壁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

以閒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
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
古而猶神也耶

霍光贊

於赫孝武光承炎漢皇輿四闢兆心中渙赤靈所綏天
啟輪臺顧復沖子靡慰予懷爰諏勳御爰及博陸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光拜稽首讓於日磾乃抱孺子乃撫蒸
黎民毋枕革以即衽席工商流通農蠶舉職褒節尚璽

遏封外人孫誠上假立排三親再霈鴻慶再罹大喪九有晏然四垂不崩黙昏立明阿衡是法勲塞宇宙忠昭日月孽由女作禍自勢萌黄腸未乾赤族已成乾戒亢龍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千古

張侍郎昺贊

忠矣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既泄大事以傾公乎奚媿英誼千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閔貢贊

閔貢仲叔含菽飲水同郡周黨遺之生菜受而不食晚家安邑病須肉味日買猪肝一片令為給置仲叔問其故歎以口腹累鑿坏而遁乃客於沛

趙衰贊并序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戹𥠖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

其素跡後之郤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伍泯於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於靈族於屠遺燼忽然迄至焰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縠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為贊曰造父佐周俾

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既匡亡人以反晉𥙷曰子
餘勛大夫於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任
之曰有郤縠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
次佐乃衰荀利晉社遑恤其他彼趙與郤長為夾輔諸
其敗者交軌以惡六卿為三三卿為國雖則有國覆玆
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高參軍巍贊

高既宏識曾亦强辯賈傅請纓魯生飛箭妖鵬垂凶蹈

海終踐訪魏雖壓徇隱昌變

明太傅質庵韓公贊　　邢大道

司徒任官兩朝執政閹豎亂常九閽請命攖批鱗之禍身以報主而危釋累卵之憂國以剔奸而靖論定蓋棺謚曰忠定

又贊

三朝受知排難決疑吐膽而揚眉一疏讁奸持危扶顛捋鬚而昂肩疇曰爾予之愚憑公之未死衛國能全其軀

疇曰比干之仁即公而死殉國不愛其身以此論公是

曰偉人魏公裔人昭代養士三百年一人

太守萁峯衞公贊

謂嚴而明包孝肅之名謂寬而仁歐陽文忠之倫兩者

擬公未概公善求當其人曰趙清獻晝之所為夜必告

天一琴一鶴行槖蕭然

少鶴山人自贊

爾骨則癯爾形則削晚澗寒鴻秋山羸鶴差比翼於鳳

凰豈同羣於燕雀月峽雲汀烟霄霧壑一廻一翔一飲一啄不知爾者爾未覩上林之春其知爾者爾庶幾脱世網之樂

國朝

重修學廟贊　魏象樞

聖道之大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微不通無幽不照學者仰止宫牆自少至老日用飲食五常萬善孰敢不敬守我孔子家法哉廣靈貧邑學廟久傾絃誦闕歌令

邑侯焦公来涖兹邑能知大體首先倡捐而鼎新之以崇祀事課諸生典禮備文教興矣工成屬余一言為之贊贊曰讀聖經感人心學宫茂草任銷沈修蘭若損多金世俗江河已到今彈丸邑窮子衿仰止宫墻歲月深瓦礫亂風雨侵補葺還愁力不任嗟乎嗟乎事其事空谷音

范太孺人節烈贊并引

范太孺人者前侍御今大理寺寺副裴公希度母也不

生不可以托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恒嶽汾流精神不滅曲沃男子獨非熱血受尚方劍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誰則鬚眉請分優劣

辛復元徵君贊并引

先生名全字復元絳州人明徵君以布衣設教河汾著書三十六種尚書李日宣特薦不仕正心誠意希聖希賢言與行顧行在言先羽翼洙泗庶幾真傳秉彞同好

師厥遺編

蔡忠襄公傳贊

畢振姬

外史氏曰白孕彩為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黠駱之逆觸手劉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為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扶揭重熙萬元吉曾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為無用之學欺世哉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

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檄周遇吉守太原廹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趦趄爲解任聽勘視昔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䟽不重於桂尚書揭假令公守於内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頼以存解任官卻劉鄩太原有臣法矣膽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自覺而自經葢膽落於汪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死封疆爲其覺也

愈於跪伏馬前受官號踆巡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遂志之學矣

督師孫公傳贊

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畧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自救之高傑以其饑軍決勝於無糧之地必敗賀人龍圖敗官軍屢矣彼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玉久持獻忠不欲先用其衆於兩敵之間卒惰也詔良玉勤王曾有一騎過河無

有哉廣恩號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賀
必走高平左必失期垓下廣恩亦為韓陵之爾朱弗績
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蹶上將饑軍爭利敗固當也先
生乘屢勝之威從天而下洛陽此時堅約束守便宜通
河北山西糧道賊豈敢越我而西哉賊既西犯潼關林
言向讓之來路守關者所知坐令自成繞關後何知勇
之不忠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下之囚徒
萬倍終以走死死辱然哥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死事

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若乃轉輸之事則有司存師行而糧不踵軍棄之也大帥棄師貫死先後督師無全者是以約束不堅便宜卒不可守也悲夫

晉

聘士徐君墓頌并序　孫綽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邈音徽遠播飡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

以不才忝宰兹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東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風謡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兹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薈蘙蔚蔚

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
徊郎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托心

前宋

河清頌并序　鮑昭

臣聞善談天者并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必考績於今鴻
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
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
于天素狐元玉聿彰符命樸牛文螭爰定祥歷魚鳥動

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背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
詩人於是不作庸非盛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
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圜帝實燦爛瑰英固以業
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玆二十有四載
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
裏蕃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蠻貊懷惠秩禮
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廹脇奢
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般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䰟精照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履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眉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邱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宜以謌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眖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蔵輿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藴儛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宫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

也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華羯黙柬桑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匹抑又聞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

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逺是以豐功踰命潤色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絶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

竊刋崩石据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緜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擘繡成錦粉繢嶺軒徒玩井科未覩天河亘古

通今明流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
塗望周蹤殷蹶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治亂
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埛朔
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覧鼎遷宋元圭
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歷攸歸謀從筮
協神與民推黄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蠵玉升政衡機
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
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戚言毀膳菲躬

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
耤饘酬秋羊封墐春骼嬰耄兼粱鰥孤重帛體由學染
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邑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
族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旌鷙文憲精弘戎容
扉利樞鈐明審程覈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覬桴鼓凝
埃烽驛埀鑾銷戎張戢歸為農器闔外水鄉鄣表炎國
隴首西南渤尾東北赩赩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
隼印棘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溥化光民阜財盛斑白

行誄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
性仁草晨孚德宿宵映海無隱飈山有黄落牛羊内首
閑户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輦作薫風蕩閶飴露流閣器
範神妙劑調豫樂匪直如斯偉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
雙川伏靈遥紀閟貺遐年澄波帶嶽鏡流蔥山泉室凝
澂水府清涓俛瞰彝部降眂驪淵朱宫潛耀紫閣陰鮮
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延溢迺竭或壅或亡潔源濫壑
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迺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諸

師說天疎聽密介馬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戸牖人術訏謨布簡師言盈室澁有綿祀清無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禀和靈根方固脩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

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并序

孫逖

昔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泱泱大風千載不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焉于公古之良吏曹也東海祠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茍非其人名不偽立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為政有𨻶能矣初公以甲子歲秋八月涖於是邦祗遹明命弘敷令典教之誨之養之育之俾夫闔境之内靡清風漸膏雨醉純德飽話言若卜筮之是孚如草木之允殖用克畏慕

外於大谿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兖於皇時邁雷轂萬乗雲旗千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馬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産者輕幣膏梁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兹郡偏小實難圖也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擇利而行慮善以動西自於陽轂東盡於良清造舟為三橋置騎為馬驛闢野為西頃除道為九逵或總或秸或薪或櫝或饔或餼或橦或糗爨之踖踖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皆先之以方畧繼之以生聚

因吏祿之竒羸雜官用之餘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與縣是邑無征令鄉無斂法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狎其野而安其業人所謂勤而不德施而弗責雖小必濟不亦宜乎抑又聞之居簡則易於德綏處煩則難於柔克大抵皆是其誰不然公始自知供迫於卒業不鞭一卒不貫一吏繩責勿用鎬譙無施禮以生其恭悅以盡其力役不再令事無後期雖子文治兵之舉叔敖城圻之政類能比德曷足稱多洎

鑾輿反旆旌別淑慝監頓使劉曰正勸農使盧怡並奏公理行第一議者以為當矣其三年秋大水河隄壞決諸郡有聞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以為執事諉上者非至公之法也便文自營者非盡忠之計也亦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者𥜥屬負畚者麏至從公于邁祁祁如雲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蔬食以同其烹餁野次以均其燥濕版築競勤鼛鼓弗勝

克葺而成匪亟而速以泱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災革
弊人到於今賴焉古之所謂敏則有功豈虛言耶公之
方在河上也有執訊者傳詔命公為宣州刺史公悼其
功之不成且懼人之休息未及宣布周之密之公撫巡
如初食㕓不蝦及隄役既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出
次啓籥見書莫不瞿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也嗚呼
曷歸乎乃大哭既而幢棨就國干旟首途野有輟耕巷
無服馬男女以辨號泣相望或觴於郊或餞於境扶服

遮道氿瀾駐車莫肯旋歸殆過信宿夫所居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為有德君子之遺風猗嗟裴公盖有之矣

公名耀卿字煥之河東聞喜人祖慕皇朝亳州鄼縣令父守真皇朝成寧二州刺史贈晉州刺史又贈兖州都督偕受祉必大垂裕不朽彰徽簡冊布昭政聞其緒業有如此者公之昆友故冀州刺史子餘等六人俱以儒行達天下之人謂之六龍公之自出令屯田員外郎韋述等七人俱以才名進天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族姻有

如此者公覃訏有聲髫齓克類公侯表於龜筮詩禮成於小學八歲神童擢第則已殊於公路矣下髦之後尤邃於文長安中則天首命有司考試調集之士而第其詞之高下公以甲科授秘書省正字異其對也睿宗之在藩邸精選寮屬公為典籖兼掌文翰愛其材也其文藝有如此者頃之遷國子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府事曹參軍拜考功員外郎除右司兵部二郎中領長安令臨此郡自宣城守改授冀州翁歸為政不移於故跡

延壽理人亟登於高第入拜户部侍郎今為左庶子其閥閱有如此者若乃邁德由己全誠自衷出入孝悌周旋禮樂愊利以儉葆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倨微妙析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享此具美可謂大賢其庇身也弘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如是欲辭福禄其可得乎方當彌綸帝績豈徒潤色吏事而已盧縣父老某乙等懷公之惠不可弭忘思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伐以

予國之史臣也學於春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徽拙於我事則詳實言多遺失著循吏之傳顧守文翁述馬野之詩慙非史克詞曰瞻彼濟矣湜湜其沚有斐君子令聞不已帝省其方和鑾央央務穡布常駿惠我王我隄既溢我民既恤成之不日有始有卒黃髮皤皤飲公之和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河中府連理木頌并序　韓愈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野夫

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惆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於理天子是嘉俾賜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木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儕之産兹土也久矣今欲明於大君紀於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代石垂耀無極王抑余也奮肆姁媮不

知所如願托頌詞長言之於康衢頌曰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宋

祀汾陰壇頌并序　王旦

祥符紀號之三載岱宗展寀之間歲蒲守臣狀輿人之誦以為坤靈所宅實惟鄭上方冊具存粤在境内屬紹休於聖緒請備禮以親祠皇上覽奏謙讓不許侍臣進而僉曰泰嶽建封汾壤闕祀有所未答也外庭聞其事

率籲者萬計露章抗其辭悃愊而三上臣誠難奪帝俞乃下羲仲消日伯夷奏儀歲二月乘時龍備法駕奉秘檢陟廣畤格殊尤之貺通於神明成曠絕之禮合若符契執允恭克讓之道形推功歸美之旨凝嚴覃思闡郁郁之文純至奉先盡烝烝之性飄然鸞鳳之跡形於金石之刊四三墳六五典揭日月薄雲天昭示方來高邁前古乃詔宰臣旦曰汝相臣禮實總攸司亦宜昌言以志純錫臣周爰事實對揚王休謹再拜稽首而言曰粤

以坤靈定位秉陰成德侔天洪覆博厚蘊於化先載物無私翕忽章於神變其止也一其動也剛將發祉於沉潛必炳靈於肸蠁惟陰陽之不測在動植以攸依瞻惟冀方奠厥中域水土深厚風俗勤儉敷紛沃衍盡闢於汙萊豐實敦樸有同於淳古載觀舊志參校前聞軒后之祀方丘實惟其地虞舜之都蒲坂綽有遺風直大昴之南街距諸綸之半含原隰相屬瀰迤而龍鱗堆阜孤標崛岉而雲矗書載嬀汭在其境詩歌韓奕亘其右靈

掌標於巨嶽素汾合於洪河逶迤勢奔趨迅湍激射綿億載而隆起無流壤之微潰堅如汪於碣石危若冠於靈山廣袤屈盤崢嶸詭異宛同大造允謂神區以因地之宜爲祈祀之所必有主宰以定攸居欽若大猷歷選列辟辨方正位懋建於皇極依神設教陰隲於下民意在奉母儀禱年穀而已漢元鼎中始建嚴祀式新明制從馬談寬舒之議屢崇於毖祀唐開元際克甄墜典踐修厥猷覽張説蕭嵩之言亟興於逸禮物無疵癘歲臻豐

懋蓋俯鄰於畿甸或因事於巡遊時奉瘞埋易如尚茲
湮廢閟其靈應塈居溫洛及宅浚郊通囿屢遷限於重
阻歷代而下方屬弄兵千里而遥豈遑錯事王澤竭而
頌聲寢彛倫斁而舊章缺丕天大律曠世盛節日不暇
給安可輕議且禮樂重事豈淪胥以亡及聖明利見故
授之以泰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
帝運斗極綏天保三靈攺卜撫飛龍之運四征不庭革
猛虎之政惟睿作聖臨下有赫謳謡欣載序章皇靈揖

讓開階允歸天授集大勳而成王業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席羅圖躋大寶麾旄致討下恃險之邦執玤居尊洽同文之化帝德廣運神武不殺體元立制將聖多能遹駿緝熙狥齊敦敏敷至治而致承平也今崇文廣武儀天遵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自儲兩陟元后承天之序象日之升協帝膺期纘戎御歷五材並用六府允脩總挈宏綱深思遠馭順乎乾而發大號取諸豫而懷永圖務稼勸農保邦

固本講兵要討審實取材六郡震師五柞薦驅革輅巡
省翰垣邊堠自寧兵鋒不頓輪臺罷戍上因感悟玉關
謝質有異綏懷得用武之善經茂庇民之丕德威靈赫
於無外聲教殫於有截四方從乂萬彙由康作法於涼
議事以制欽明稽古御辨撫圖講理三雍懸書兩觀囹
圄清而刑幾措黌塾興而民崇讓三郊吉土有文王昭
事之勤明發上陵極顯宗孺慕之感武有七德禮備三
驅丹浦非樂戰之心形於歌詠天乙有弛罟之恵埀諸

載籍今乃罷去羽獵包以虎皮惻隱之仁溥臻於微類好生之德上洽於昊天元化旁流皇風載蹕頑艷斯感人神以和順風之拜未施飛昴之靈下告寶符錫祚昭授羲畀姒之瑞玉牒登封有踰周軼漢之盛介夫純嘏延及羣氓和以天倪納於軌則幾一變之至道妙萬物以為言休大庭宥姑射宅心道秘研幾繫表前宣室之席未遑於顧問挽襄城之駕靡事於巡功無何西土之人周行之士皃趨麐至不謀而同辭筮短龜長協從而

廸吉克符天誘始定時邁下沛然之詔慰後予之情方澤致恭為人而祈福近臣祗命先期而戒事靡干民力咸給縣官事酌時中禮惟聖擇慎徽備物有條而不紊博士議郎置緜而已定時告上帝親享大宮越獻歳履端之初屬遒人布令之月皇輿夙駕天罕前驅耀國容增儀衛導寶鑾導皇儺却咸夏之音御蒲塞之饌故靡從於游豫祇靜專於祀事逶迤式道星列而天行庋止周廬淵渟而嶽鎮弭𦍒之蓋達蒲津戒官師飭法從九官

列序冠冕繹於清途七華騰裝羽旄蔽於朝旭翠虯奕奕齊輅遲遲俯頌祇之庭臨逆釐之館恍惚杳冥之際將事神交蟺蜎蠖濩之中式資齋默辛酉饗后土地祇於泰圻奉天書於左次嚴二聖以配焉秉鎮圭紆皇組實犧象奠琮幣體薦黄犢藉用白茅壇三成而庶品陳樂八變而柔祇出正辭以達其志祇瘞以終其禮纖羅不動瑞香沓臻協氣横流懽聲沸渭能事畢舉何止禴祭之恭應臚傳之速即時移彩仗欵廟貌展儀肴祀嚴

冊既藏登歌申獻睟容如在秩秩而中節革革而有踐少留清蹕周覽平臯吐金景以歊浮雲式觀寶氣橫素波而鳴簫鼓詎斁歡遊翊日即法宮坐黼帳振振麟趾之族師師鷺序之行鞮譯之長拱於著勾陳之衞嚴於外禮中同瑁肆覲於羣后澤被蓼蕭大賚於四海資生仰化罄圖致祉觀民設教命市納賈俗無非僻器不苦窳化行比屋有可封之民會盛塗山無後至之國若薰風之復起訢絳光之再燭舉合飲之文不遺於黃耇霈

有差之賜下及於門櫚井洌寒泉地湧神瀵載紓乃顧易以嘉稱望祀於海壇峻其嚴壇乞猶翁河載循於戒典金華作鎮紫氣臨闗覽巨靈之蹤慕玄元之教和風習習膏澤祁祁既呈瑞於豊年亦清塵於夷路宵分載止星言靡滯良田膴膴有多稔之謡東帛戔戔洽蒸髦之詠由分陜之地出二峭之間六轡如琴覩襟帶之險九斿齊軌造圖書之淵順陽春考王制舉周醻陳洛宴山園在望夙夜永懷謦欬如聞馨香以達躬脂澤感霜

露歷山川之竒秀美聖賢之遺懿誕敷鴻藻窮三變之
原高揭璇題紀一時之異或熈載而有作或倬彼以成
章並鏤貞珉垂為世範六飛回軫萬國歡迎咸發詠於
載歸悉蒙休而安愈歸格用特覲盟之儀斯畢飲至舍
爵疇勞之典遂行命酌衢樽均歡魚藻取需于之象溥
洽示慈成樂只之儀維歌既醉煌煌焉穆穆焉總帝者
之上儀盡天下之壯觀者也粤自天啓巨宋運鍾累洽
火辰燿玉燭調七政齊六府正躬操絶瑞實表於鑒觀

爰議升中已申於昭答至如成富有之業流餘羨之慶資仁育宣政本綿寓混一庶物流行不愛其寶可以倖資得一以寧自茲而始徇東征西怨之請有暴衣露葢之行靡憚於勤用申丹報異於無謂而樂巡狩數出以露威靈若矣刬乃祇肅精明内盡於志吉蠲滌濯外盡具物罄文命致美之意放仲尼與祭之言不於其身抑損以寧儉若奉於祀誠飭以期豈雖翕闢合章至靜而為體若元通報滰應變以無方蒇事之辰薦鬯之夕貫

天德水迴變於澄淵麗漢卿雲薦騰於縟彩青素之文符合逸材之獸馴擾九莖挺秀合穎效祥充溢於冊書騈委於奏牘豈止獲乘矢集神爵而已哉若夫惟德緊物至誠感神又安得昌遠而畜奉景靈如期而克舉大事不疾而速不肅而成如是者也若夫秩小大之神訓上下之則騰茂實揚洪輝禮莫重於登雲岱款魏脽對越兩儀茂膺繁祉恢世教奉天經孝莫大於繼其志述其事肆于時夏休有烈光非大信有孚何以盡明察之

義非要道溥被何以極顯揚之典洽百禮以昭其德陳萬舞以象其功崇一術而衆美隨陳一事而十倫具嗚呼惠可底行祭則受福兆民允殖百禄是遒徽烈首於百王鴻禧垂於萬葉而又穆清凝覽乾䇿勞謙煥發天文昭昭而諭旨寅威寶命業業以持盈有嚴有翼而永英聲雖休勿休而彰健德體道簡易大明終始固丕基於積厚延景鑠於無疆法坤元之永貞若韶樂之盡善者矣臣徒幸丁辰素非達禮聞經凝輿游夏何以措詞

臨事講求房魏悉其不逮殊無風采密侍帝暉適覯厥
成拜命之辱談天罔極游聖難名祇奉五壇幸覩黄雲
之覆繼揚二雅終媿清風之作其辭曰巖巖岱宗明明
乾健樍燎上騰雲封斯建高脽崛屴厚德攸依平宗致
告育穀是祈垂象蓋高含章光大以祭以明地天交泰
聖祖烈烈大勲斯在神宗穆穆令聞不巳以安以侑凡
夜恭止式嚴鄭上肅奉靈文率禮明具祇薦苾芬四隩
来同羣靈胥洎惟孝奉先惟聖克祀馨烈有融儀形大

備神之聽之肅然格思昭其絶瑞報以鴻禧羣生咸遂百祿攸宜伊至誠兮虚標前祠豈洞酌兮専美聲詩禮無違者道盡於斯既享以誠亦輔其德允協永貞式揚聖則九壤謐寧百昌滋殖教化恢兮丕昭聖職仁壽躋兮咸知帝力繹思粹精流謙中昃坱圠無垠出坤珍兮億萬斯年保民極兮

連理頌并序　　劉适

成周之世有異畝同穎之禾西漢之興得衆枝内附之

木經史具載號爲殊祥皆所以明至德之應也政和三年冬十月适受命剖符獲守兹土幸承聖化吏奉法民樂耕謐息訟稀風雨時若途謡里諺莫不歌詠太平之美顧才術何所施但躬行不擾而已越明年春莫衆木方華有杏連理見於西圃一本並柯中分上合直幹如矢偃葉如蓋華如紅雲實如翠旒蓋蓊然特異矣仰惟聖后臨御天下鴻德休明動植涵濡珍符異貺比比以見乃者洛浮蟾枝湖貢神器肩呈堯瑞圭顯禹功龍興

瑪瑙大和水晶南雄之精麻城之鶴鄭山之菌后城之芝凡郡邑之獻於大廷者歳臻月益至若秘殿瓊苑祥應殊常連理七木相繼發見紅渠並秀碧丹交舒竹生黄莖槐數異枝凡此不可勝紀嗚呼盛矣惟玆遠邦與承帝力斯木之出彰我皇仁非休明盛世烏睹此祥瑞哉适承乏以來雖民淳事簡愧不敏無能闡揚靈應姑援筆書之以紀歳月云爾

元

河清頌并序

朱右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十有一月戊辰黄河清七日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朝廷遣秘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靈應未有若此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元清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年拾遺記黄河一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春秋二百四十年凡異屢書未聞河清之紀秦漢以降白麟赤鴈芝房寳鼎歌於郊廟神

雀五鳳甘露黄龍表為年紀未聞河清之瑞也宋元嘉中河濟清北齊武成以大寧二年改河清唐肅宗中興河清四日至三十里亦未嘗有七日之久五百里之遠也惟我國朝太宗皇帝丙子之歲黄河清距今一百四十六年河水載清乃至七日帝王受命符瑞未有若此之著者也夫天一生水為數之元氣鍾於子居方為北皇朝起運建國號元得天一之數肇起朔方符水德之瑞聖天子聖神文武皇太子睿智仁孝河之呈神實應

於此矧水之為物清乃本性河濁而清又返本還元之
徵也臣右跧伏草野竊聞盛事曠古所無不勝忭躍之
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維河之靈發源崑崙下合葱
嶺度越龍門滔滔萬里沸騰駿奔介江達海嶽配川尊
經雍冀兖爰奠中原流衝湍激汩汩其渾既渾何清既
激何溫溫誾而清千載罕聞聖神御極握乾闡坤河伯
呈祥坤后效珍肇自平陸至於孟津亘五百里七日弗
淪其澄如淵其氣如餘日光至潔風瀾溆沄龍鱗結絡

虹彩繽紛洌比甘醴瑞同景雲動由地脈原本天根上符水德載昭帝閽帝嘉瑞應錫之璵璠沈璧藉繅祼酒炙膰率土胥慶詞臣致言泰運中興民阜物蕃車書文軌登虞邁軒於千萬歲永祚皇元

明

河清頌并序

解縉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黄河清實

啓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廼即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黄河復清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黄河清先是榮光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彩閶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湯如金鎔如鉛汞如玻璃

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元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犂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絶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荇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臙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爍然郁列於氍毹錦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沈流薄彩鳳羽毛鱗鬣泳飛潛

動金芝之暈文琮玉在練錯雜斑映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為隄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迺徹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舩鼓枻洞見眉髪疑若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曠古罕有自河津傳播於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播告於秦隴之人觀者扶攜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

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於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廼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兹稱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陛下即位以来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真臘拂林覽邪緬甸波勒迤比烏梁海女真錫伯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巴天竺吞召不約咸至於庭瑞應大来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

由是而極盛臣𦈢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

獻頌曰天啓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

順應兹昌期歲在辛丑雲雷構屯河清獻瑞既肇龍門

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即

位紀元龍門河清應於明年東夷始服三陸接踵如何

奔趨有赴無壅我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

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兹瑞應

先後同符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既奔濈目沃鐵闢石迴瀧盤束地底龍門天開弦激蝐起衝奔九地滅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汩沸鼎經緯天文横絶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於水四瀆之列莫大於此於此考祥粤古是常昭兹大運塞其滎光虹飛雨翳霧宼霞流倏陽忽隂乍闢乍收其騰氤氲其下繽繽其旁囷囷其隙紜紜海市青紅仙神艷淑翳鳳驂麟

朝暾若木轉盼一空伏波凝席沈沙躍金壑壤鷹鷙
鷗鷀羣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尾星芒耀斗月影
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白既玄翕忽丹青黄旗紫
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
事有絶世久而後應物有絶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
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垂干羽
苗格簫韶鳳儀於時河清榮光既塞不游不驚貢賦絡
繹冀通島夷夾石兗導九河轉輸濟漯浮於碛石龍門

會於渭汭匪緩而渟曷勝舟載盈戀謙流時移變易不有来今曷知古昔於昭大明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齊天萬世永頼河流載清龍門如礪聖德同天永頼萬世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六